

凤凰无双之

相看世

Xiankan
yishi

春风十里桃花坞，纸醉金迷销金窟。
琼楼玉宇神仙舞，十方阎罗计无数。

寒烈作品

凤凰无双之

相看 世

Xiānkān
yìshì

寒烈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看一世/寒烈著.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9

(凤凰无双;3)

ISBN 978-7-5344-2395-6

I.相… II.寒…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0196号

出品人 顾华明

责任编辑 肖璐

审读 邹抒阳

责任校对 赵菁

责任监印 朱晓燕

书名 相看一世 (凤凰无双;3)

著者 寒烈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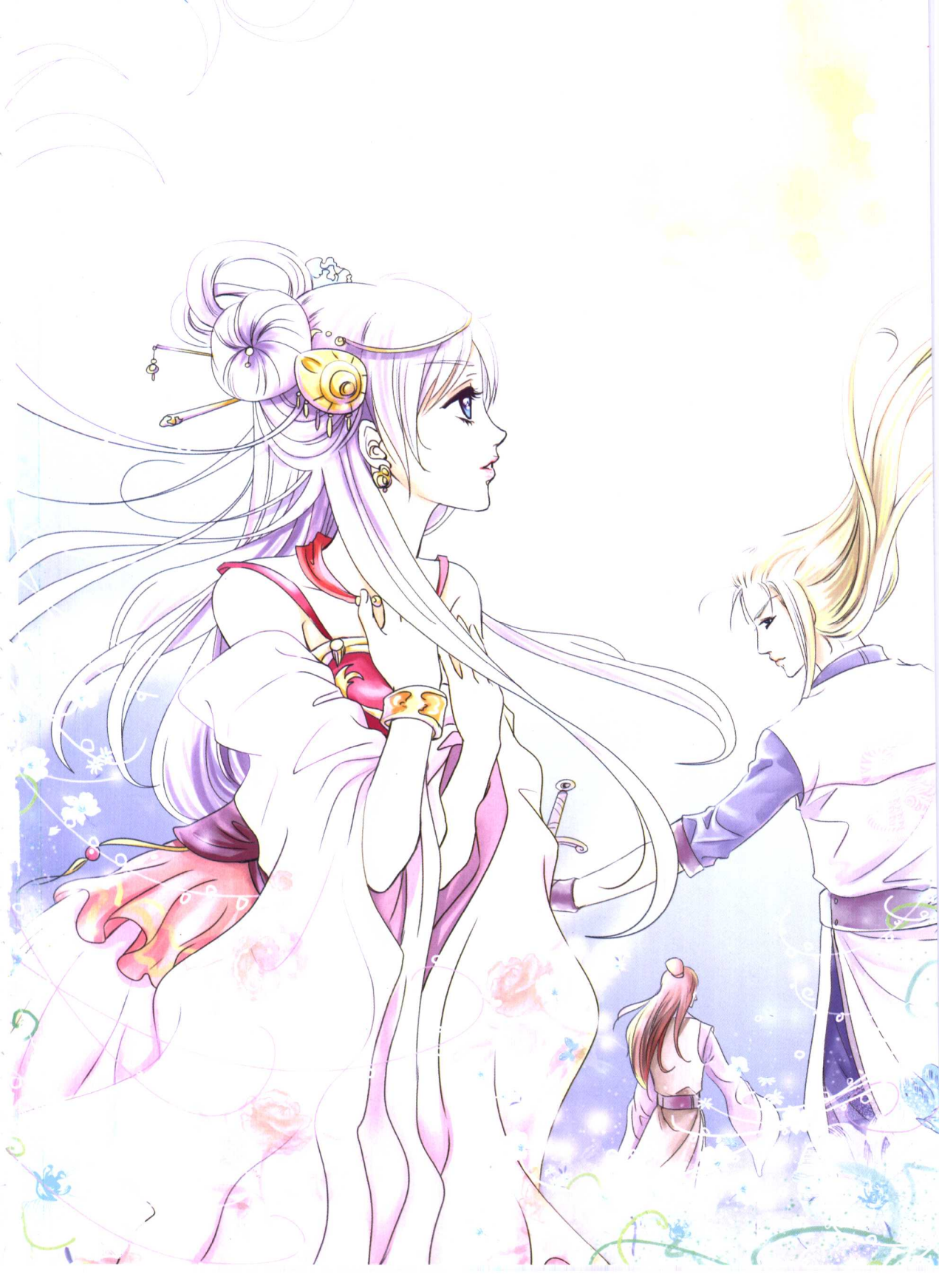
总印张 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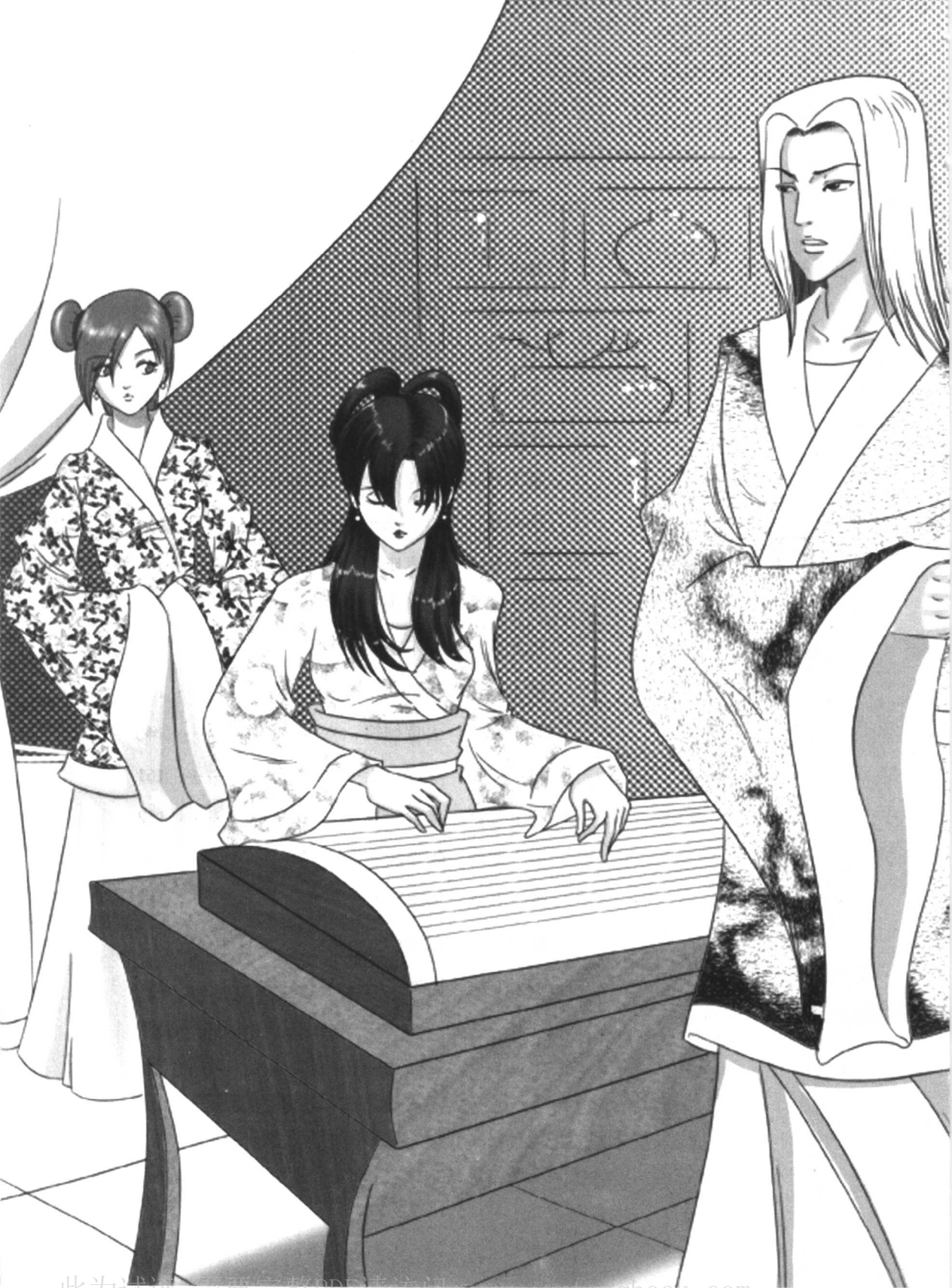
版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2395-6

总定价 66.00元 (全套共三册)

营销部电话 025-83245159 83248515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13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相
看
世

楔子	西子湖畔	1
第一章	销魂摄魄	5
第二章	冥凰初啼	19
第三章	月下江南	32
第四章	烈火疑城	44
第五章	以毒攻毒(上)	57
第六章	以毒攻毒(下)	72
第七章	帝京幽禁	86
第八章	凤凰无双	103
第九章	天下至毒	118
第十章	凤出龙牢	130
第十一章	去意徊徨	146
第十二章	琼楼玉宇	161
第十三章	有我无我	182
第十四章	物事两非(上)	196
第十五章	物事两非(下)	211
第十六章	莲华色女	229
第十七章	生死相随	247
后 记		258

楔子

西子湖畔



春风十里桃花坞，纸醉金迷销金窟。琼楼玉宇神仙舞，十方阎罗计无数。

桃花坞，临近杭州西子湖畔，方圆十里范围，植满了各色桃树。每至春季，桃花盛开，微风轻送，片片花瓣缤纷而落，随风飞舞，白、粉、红，一重重，直似漫天飞雪。

于桃花坞中央，乃一圈重瓣碧桃。今日春光独好，暖风熏人，花香若有似无，却见有巨大白色帘幔，系在了花如雨坠的树冠之下，将所有碧桃花树围了起来，成了一个暂时与外界隔绝的空间。

白色帷幕内，草地上铺着一张上好手织波斯地毯，上面侧卧着一个散发女子。

她一袭素衣若雪，斜卧于墨绿色地毯上，单手支颊，黑发如瀑，散落在他身前后，间中沾上点点飞落下来的粉嫩花瓣，人花相映，竟清艳如斯。

她半阖着眼，侧着素面，懒洋洋地享受阳光的洗礼，莹白如玉的肌肤上浮现淡淡粉红颜色，将她映衬得美丽妩媚无比。

不知是花香诱人，抑或是素衣女子身上的冷香诱人，竟引来两只粉蝶，围

绕着她，上下左右，翩翩翻飞，欲栖还舞，煞是好看。

蓦地，伴着一声隼啸，桃林上空，忽有一只大隼，挟无比凌利之势俯冲而下，劲风直直扑向素衣小憩的女子，其来势之狠绝快绝，竟惊走了两只粉蝶。

意态闲适悠然的女子，却连睫亦未曾稍霎，只是轻轻扬起一只手臂，将宽大袍袖微抖，在腕上卷了两卷。

与此同时，大隼已猛然降下，两只锐利无比脚爪，准准地抓在她的腕上，落定、收翅一气呵成，仿似早已演练了无数次般的天经地义。

“阿大，真是顽皮，你惊走了我的两个小客人。”她轻言笑语，清越冷冽的语音却透着淡淡宠溺。

大隼阿大站在她臂上，又悠然长啸一声，振了振翅，明亮的鹰眼转动，似不以为然。

睁开眼，她一个支肘，自地毯上坐起身，以手抚摩大隼的羽毛，而后，从阿大一边翼下，取出小小一只竹筒，小指长短，表面镌刻有奇特铭文。

“阿大，看你为我带来了什么？”她如水的声音淡问，大隼抖动羽毛，一步步挪至她肩膀上站定，顾盼自若，神气无比。

她修长的手指抽出竹筒内上好宣纸裁制的信笺，展开，凝眉细读。阅毕，她将墨绿色泥金云龙笺捏进掌心，内劲微运。再张开手，整张信笺，已尽数化为齏粉，一扬手，任其随风。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她悠悠淡淡笑了开来，转头问肩上漂亮雄健的大隼，“阿大，自由飞翔，未遭束缚，你可快活？倘若折你双翼，囚于笼中，以你的傲气，大抵宁可一死罢？”

大隼又是一声啸叫，仿佛同意她的话。

“始知锁在金笼听，不及林中自在啼呵。阿大，你说可是？我又怎能放弃这闲云野鹤似的生活，去做那劳什子束手束脚的正宫娘娘？既然有人愿意自投金笼，我们便成全了她，你说可好？”她缓缓自毯上站起来，素衣玉立，乌发如鸦，眉似远山，眸若寒潭，淡笑如怡，“飞罢，阿大！自由翱翔，天高海阔，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只要——记得回家便好。”

说罢，她微一耸肩，傲立肩头的大隼，便顺势展翅，直飞长空，迅即化成一

道优美的剪影。

白衣胜雪的女子仰面凝视乘俊逸快绝之势远去的大隼，不染胭脂的红唇，溢出一声轻笑。世人羡慕她美貌无双，身家丰厚，然，她却羡慕飞鸟的洒脱不羁。

只可惜，这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原就没几人可随心所欲。

有人，便有江湖。人，便是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她，亦不能免俗。

是以，即使她今时早已不同往日，总还是有人，执意纠缠不休。

罢了，她乘兴而来，晒足了春阳，今日踏青，到此为止罢。

“晓、罗，该回去了。把此间收一收，莫留线索。”

“是，主子。”桃花林中，不知何处，走出一员高壮汉子同一娇俏少妇。

绿衣少妇飞身轻纵，一一取下巨大白色帷幕，而黝黑如铁的壮汉则卷起地毯，扛在肩上，顺手也将绿衣少妇收下来的布幔夹在一边腋下。两人在前，左转右折，白衣女子徐徐行在其后。

“才相聚、又别离，江湖恩怨抛却久。终是闲愁。”她轻浅低吟。

然后，在两人的服侍下，上了一辆朴实无华的马车，绿衣少妇也上了车。

皮肤黝黑的马夫放下青色素净的帘幔，马鞭一扬，发出一声脆响，赶动马儿，在桃花林中，缓慢穿行。

在大好春光中，马车载着三人，渐行渐远，将短暂闲适韶光，付于春风。

身后，纷坠似雨的桃花，直若点点离人泪，竟带着无限依依……

第一章

销魂摄魄



华灯初上,夜未央时,正是杭州城入夜最热闹的时候。茶楼酒肆、秦楼楚馆,莺歌燕舞、管弦笙箫,一片纸醉金迷景色,令得多少公卿贵族、富商巨贾、豪侠浪子来此流连忘返、一掷千金。

凡此种种,又属临安道上销金窟里最是风光无限,风情无垠。

销金窟,外观精致典雅,是一座典型江南建筑,朱漆大门,白墙碧瓦,里头有池塘水榭,小桥幽径,假山怪石,屋宇错落。若非门外匾额上题着“销金窟”三字,任谁亦料不中,如此明秀如画、清雅若诗的园林,竟是数一数二的风月去处、销金场所。

远至天子脚下,近如周边府县,但凡有心玩乐者,皆知销金窟的好处:干净、雅致、体贴,然也热情、狂野、神秘。每晚,此间接待的客人,决不超过二十,也决无惹是生非、不识相的闹事者,就连杭州府和八府按察御史大人这等身居高位者,在被拒于门外时,也只能改日再来,更遑论多少慕名而来却又来迟一步的豪客了。

却从无一人抱怨。今日来迟了,还有明日,总有一日能得其门而入。

今夜，春风拂槛，小雨润物。杭州城内的一切，都仿佛被这一场绵密春雨浸润，沾染上潮湿微冷之意。

销金窟内，灯火通明。

歌舞伎乐，千金赌局，悉数停了下来。赌坊里的荷眼共伎乐馆里的姑娘们，统统静静伺候在客人身旁，侍奉茶水。

今夜的客人，亦全不在乎不能狎妓狂赌，他们此来，志不在此。

偌大的花厅里，只得五位客人，皆为现如今黑白道上顶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全都接到一张请柬，前来赴约。

邀约之人，藏头露尾、语焉不详，只在玉色月白洒金请柬上，以朱笔，用纤丽娟秀的笔迹写着：冬至赤月，凤凰涅槃。清明雨夜，浴火重生。现迹何处，销金窟内。

无论请柬上所写，是真是假，为了一线微薄希望，他们悉数如期赴约。

一身利落黑衣，眼神狂野深幽，周身气息却沉冷肃杀的幽冥爵爷，半眯着眼，一语不发地将身后白衣侍女斟好的茶一饮而尽，淡淡道：“你不适合着白。”

天下女子，无人着白，似消失了两年又四个月的无情。只一袭素白，已尽显风华，如月如玉。

两年又四个月了啊。他执起侍女又斟满的茶盏，这些年，他一直奔波追踪，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却，始终，没有无情的下落。江湖内外，没人相信她真会如此轻易地香消玉殒。所有爱她仰慕她敬重她的人，全都在找寻她的踪迹，然一无所获。

无情两周年祭时，他曾经于金陵，同一个极似无情的女子错过。当他赶至金陵时，那个被形容得直似天女下凡的白衣女子，却早他一步离开了金陵，令他扼腕不已。会是无情么？一品居里昙花一现，玉人无双，身旁有一对男女侍候着的白衣女子，会是无情？

没人能确定。

江湖上，所有消息管道，在触及“月无情”三字时，皆成死路。

当诸葛自蓬莱派人八百里快骑送来的请柬，交至他手中时，他的心情，百感交集。

是以，他毫不犹豫，前来赴约。即使，这可能只是一个圈套，亦无所谓。

现在看来，这请柬，果不简单，发了不只一张，来的亦不独他一人。

其他四人，他都认识，全数是当年在月冷山庄见过的。他同这些人，不过点头之交，无意攀谈。魅惑的绿眼，澹然敛着，再不说什么。

他身后的白衣侍女，听了他的话，微微一笑，“公子说得是。”

一炷香过去，整间精雅花厅里竟静谧无声。除却衣料摩擦的窸窣之声，便是屋外夜雨沙沙落在青碧琉璃瓦上的声响。细细密密，带着磨折人心的迟滞凝重，使人屏息。

倏忽，由远而近，传来飘渺人声，吴依软语，婉转轻吟，让在场者，未见其面，先已醉了。

娇软吴音，渐行渐近，终于，来至门外。

由八个紫衣童儿抬着的两顶软轿，停在花厅外的抄手游廊里。

软轿落地后，先自轿中走出的，是一名穿一袭堇色绣号角状白色花纹软烟罗长衣的女子，宽袍广袖，身姿优雅。她的头发，梳成少见的胡髻，以一根冻石芙蓉簪束着，额头戴绿松宝石璎珞，疏眉淡目，清秀如诗，直似江南的春雨，烟淡朦胧，虽未见美丽绝艳，却自有一种亲和温润气息。

堇衣女子下得轿来，回身向另一顶软轿内笑语：“婵娟妹妹，我们到了。”

她的声音也似春雨，和煦中带着些微的冷清，却不使人觉得疏离淡漠。

“谢谢姐姐。”软糯吴音自轿中传来，令人忍不住想一窥佳人真容。

一旁的紫衣童儿伸手掀开轿帘，只见施施然走出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吉祥双髻，戴着素净银簪，着一袭月牙白色织金蜀锦宫装，微敞的胸口露着青色内衬，腰间系着金色丝绦，裙摆似若浮云，灵动飘逸。一张粉嫩素面，秀眉明眸，直鼻檀口，行止间雍雅华贵，气度天成。

“全下去罢。”堇衣女子浅笑挥手，遣退八个紫衣童儿，留下一个抱着琴囊的素衣丫鬟，侍立在两人身后。

“婵娟妹妹，请随我来。”她玉手微扬，做了个“请”的手势。

“烦劳姐姐了。”婵娟嫣然一笑，华光流溢。

两人相偕在前，素衣丫鬟捧琴在后，亦步亦趋。

三人进入花厅，董衣女子笑吟吟福身，曼声道：“奴家优释雉，因故来迟，怠慢了各位，还望各位见谅。”

她起手击掌，吩咐：“来人，上酒。”

立刻有青衣小厮鱼贯而入，为五人的桌前各放了一只酒樽。

那边厢，素衣丫鬟已经服侍婵娟在一张琴桌前坐定。净手焚香。

优释雉待奉酒的小厮退下了，才又淡笑如怡道：

“夜雨凄凄，有茶有酒，岂能无琴无歌？今朝的东主，特为各位准备了醇酒、美人、名琴，但能令各位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说罢，她亲自执起桌上青碧若玉的双耳冰瓷酒樽，一一为五位尊贵客人斟酒。

清冽的酒，斟在绿玉犀角杯中，酒香馥郁芬芳，竟带着蓬勃暖意，缓和了一室料峭春寒。

五位客人，全是此道中人，即使是最不好酒的青衣毒尊，清秀俊雅的脸上，也不禁浮现讶色，伸手执起酒盏，凑近鼻端，轻轻吸嗅。而后，神色迢遥缅怀了起来。

“此酒，来自何处？”青衣毒尊今夜首次启口，笑眼如丝，语气温和。

优释雉疏淡的眉眼依旧，看不出她的心绪，温雅语气未改，浅笑悠然。

“格倒要问婵娟妹妹哉。”她轻松将众人放在她身上的注意力，悉数转至琴桌前的婵娟身上，“此酒，是同婵娟姑娘一道来的呢。”

婵娟已经在琉璃盏中净过了手，拭干。案上燃起一炉香，飘渺青烟朦胧了她的脸庞，益发仙姿绰约起来。

素衣丫鬟已经将绣有凤凰比翼花纹的琴囊解开，取出琴来，轻轻置在琴案上。之后，便本分地退守于白衣如玉的婵娟身后，垂眉敛目，竟全不看不眼花厅里风格迥异尊贵的客人们。她沉静得仿似一道青色风影，若不刻意留心，便会被轻易忽略。

婵娟不染蔻丹的纤手，轻轻抚动琴弦，微微一笑，明亮澄净的眸对上五双等待答案的眼。

“姐姐说笑了，以姐姐此等广博见识，哪能会不识得此酒呢？”她优雅道，“此酒，名唤‘轮回’，觅卧松树干挖槽，放入杜鹃、桃花、樱花，以天山雪、虎跑泉

水酿制。因其味甘而回香，仿佛松精花魂再入红尘。是以，雅名‘轮回’。”

青衣毒尊俊秀的眉目，带着淡笑，细细端详婵娟，那笑意盎然的眼，却是再认真不过的研审。此女，来路不明，来意不明。可是，她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月华无双的女子了。

会是无情吗？他以为他重入江湖，以毒杀人，若无情活在世上，一定会来阻止他。

可是，始终，并没等到那个玄衣如素、冷冽如水的女子，没有等到无情的出现。

笑眼微敛，他看着自己干净的手，这双手，是天下最能杀人于无形的手，亦是天下最想拥抱无情的手。却，也是最没资格拥抱无情的手。

他不知道无情是不是知道他的身份，或者，无情由始至终都知道他是谁。所以，才有那个约定。然，为了找到无情，即使违约背誓，他也在所不惜。

“轮回么？”他淡淡笑问，“不知是何人所酿？还请姑娘不吝相告。”

另有一双精锐鹰眼，一眨不眨地望住起手抚琴的婵娟。

婵娟但笑不语，只是静静抚琴。

松透、圆润、苍古的琴音，悠悠响彻。

匀朗芳静，清澈明净，如云若水。

一室听众，无不屏息，为她仿似能净化神魂般的琴韵所折服。

沈幽爵一直半掩慵懒的眼，倏忽扬起，直直凝视淡定幽雅的白衣女子。

琴之为物，圣人制之，以正心术、导政事、合六气、调玉烛，实天地之灵气，太古之神物也。

若不能以己之身会物之神，达于天地之道，决奏不出此等悠扬婉转优美之声。

这——亦决不是一个沦落风尘的寻常女子可以弹奏得出。

听她隐隐散发磅礴雄浑气息的一曲《关山月》，他幽邃的绿眼，渐形深炽。

她，婵娟，象德修身，胸怀家国天下，有深不可测的智机韬略。

想必其他四人也注意到了罢？

沈幽爵手中的绿玉犀角杯，轻轻捏紧。

两年又四个月，他奔波往返，寻觅追踪，每每以为接近了，却总是一场徒劳。

无情呵，无情，你何其忍心，就此销声匿迹，教人放不下忘不了。